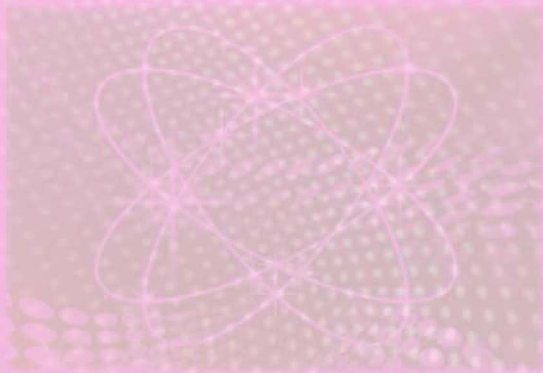


❁ 百花小说

鸟巢里的春天

中原马车 著



远方出版社

❁ 百花小说

鸟巢里的春天

中原马车 著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鸟巢里的春天/中原马车著. —呼和浩特:远方出版社, 2008. 5
(百花小说)

ISBN 978-7-80723-316-9

I. 鸟… II. 中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57396 号

百花小说 鸟巢里的春天

著 者	中原马车
责任编辑	张 宇 刘向武
出 版	远方出版社
社 址	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邮 编	010010
发 行	新华书店
印 刷	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08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150
印 数	1000
字 数	1500 千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723-316-9
总 定 价	898.00 元(共 30 册)

远方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远方版图书,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作者简介



中原马车，本名罗光灿。1976 年出生于湖北黄石，现定居江苏昆山。诗歌、小说作品散见《诗刊》《星星诗刊》《鸭绿江》《延河》《青海湖》等期刊，著有诗集《在春天的日子里》、小说集《鸟巢里的春天》，系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总 序

历经了“先锋”、“新写实”和“新生代”等文学潮流的冲击，中国的小说创作日益多元化。不同的题材、叙事风格、文学理念、地域特色让小说作品呈现了“百花齐放”的局面。同时，中短篇小说以其短小的篇幅、简洁的情节激发了作者的创作热情，引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。《百花小说》正是在这一文学环境中，以扶持纯文学为目的，在全国范围内，历时一年，策划、征集、遴选而成的中短篇小说丛书。

在网络文学迅速崛起，快餐书泛滥的二十一世纪，《百花小说》的作者们都秉承严肃、认真的创作态度，坚持在体验生活中书写生活，力图通过笔下的人物和情节来反映时代风貌，探寻生存和生活的现实目的与终极意义。作者向我们讲述了一件件发生在身边的平凡故事，带我们走进一个个普通人物的内心世界，让我们在同悲同喜同感同叹中有所启迪。

不同的观察角度、人生历程也使作者选择了不同的切入点，

塑造了独特的人物形象,展现了迥异的写作风格。或冷静叙事,或幽默调侃,或深沉叩问,人生百态,花样年华,作者一一诉说,娓娓道来。每一篇作品都呕心而成,匠心独具。

《传说我们年少》里有明媚而忧伤的少年时光,有梦幻荒诞的少年梦想,魏满意用直抒胸臆的笔墨,追忆那一去不复返的岁月。

《车祸奇情》中,巴山游子刻画了憨二、李四、五哥、阿六、小柳、刘先生……在生活中奔波的小人物,一只只都市的候鸟。不管面对多少挫折和磨难,他们都坚守着诚实、善良,折射着人性的光辉。

《映山花开的村庄》通过对乡村风俗世态的描绘,反映了民生民情,田伢子、月凤……在他们热爱的土地上执著并奉献着。

《我是谁的朱砂痣》,在都市快节奏的喧嚣和浮躁中,真情难以抑制地在作者的笔下流淌。爱,成为了一种信仰。

.....

丛书所选作品用字精炼、文笔优美,充实休闲时光,满足精神需求的同时,也为我们提供了写作方式方法的借鉴,特别适合热爱文学的读者阅读。

偷半日清闲,捧一杯茗茶,翻两三卷书稿,窥四五段人生。希望这辑小说丛书,能带给您一点思索与感悟!

自序：行走，永远在路上

自从与文学结缘，一晃就是十余年，这中间的快乐与徘徊应是一辈子的财富吧！写诗之余偷窥小说，觉得其空间很广阔。于是，近年就偶尔尝试小说的练笔，试图在这条路上稍走得远一点，也许是他人所说的那种野心吧。其实在文学路上，我更多的想法只是充实自己，让生活安详如镜，让自己快乐享受生活的每个细节，感叹或是感悟吧！思考带给人的是深层次的光芒，有时，我巴盼着这种抵达亦或接触。在写作中，我愿意把疼痛隐蔽得更深些，更愿意把疼痛归结于每个饱满的文字。就像我们身体上的疼痛！

因为对文学的爱好，让我一次次伤害父辈。高中时代，文学让我放弃了对学业的刻苦和坚守，没日没夜地写、读；寄信、回信，结果把自己送进了最底层的学校。大学毕业后，别人用心地赚大钱，而自己一有空就写东写西，让人戏称为“精神病”！坚持，一直在坚持中感受生活的细节，努力地活着！今天，有幸结集我的第一本小说集，也许是对我多年疼痛的一种安抚吧……

疼痛现在附在大腿里，每一个动作被分解得很细，但这仍被

疼痛牵制着。像迎接领导那样，我不得不把动作放轻，小心翼翼地生活着，不停地与壮骨麝香止痛膏、英太青以及各种风湿油亲近着。医学上解释：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病因不明、以关节损害为主的慢性全身性疾病，其发病机制与自身免疫功能紊乱有关。类风湿是不是因为水，我不清楚，但它不得不让我想起骨头里的水，一种荡着疼痛的水！

回想起来，我也弄不明这悄悄潜入关节里的水是何时进去的。是春天、夏天，还是冬天；是念书以前，还是工作之后，那些可能引起这场疼痛的原因，我常常在夜里向自己拷问着。

或许现在那咬噬骨头的疼痛，是生活给我留下的记忆。我想不出那徘徊在骨头缝中的水，是不是和我一样想起从前，想起四处奔波的生活，从湖北到江苏，从黄石到昆山。我被忽略的记忆让骨头里的水漾起。

九七年夏天坐着大巴从老家抵达昆山，一路经过黄梅、宿迁、铜陵、合肥、南京、无锡，最后汽车把我放在陌生的昆山，像是被扔在大街上的广告纸，被风吹得四处辗转、流离失所，迷茫或者无奈！

在八字桥租了一处民房，把自己困在十二个平方的房间里头。白天四处寻找工作，从人才市场到劳动介绍所，从北门路到前进路，从城北到周市、到新镇、到石牌……黑夜陷入思念与孤独。身体是否舒适往往被忽略，什么苦都可以经受住，没有想象过疼痛所带来的恐惧，没有想到昆山的雨水会在不知不觉中打湿我的骨头！

生活着，工作着。从一处迁居到另一处，从北到南，从苦闷到快乐，从奔跑到缓步行走，从健康的身体到时常疼痛的肢体，我所撕下的日历早已被风吹远！

水或者快乐，或者忧郁！现在与水相伴，我懂得如何去抚摸自己的伤口，想起记忆深处的一些事情，一点点地展开，亦如四方方的膏药散发药味！

最后，我要感谢多年来一直帮助我的各位老师，雨林老师引我进昆山之门，老铁老师扶我上路，劲松老师的“自己跟自己比，今天跟明天比”的名言鼓励着我！大哥一样的书文兄的热忱，还有万芊老师、高威老师等等，如果列出名单，那将是长长的数页，那是让人一辈子不能忘却的名字！或者说那就是一串让我少走弯路的明灯！

路上行走！马车不会孤独！

目 录

过 年	1
鸟巢里的春天	15
候车厅	33
气 球	49
大 风	66
受伤的地瓜	83
白 燕	97
月亮领着灵魂走	116
车 祸	136
爱情诗	151



母亲望着憔悴的父亲哽咽道，
看把你愁得这样，往后怎可不要轻
易信别人的话，多个心眼，别指望天
上能掉金山银山，守着那几亩田地
至少也可以弄个肚子饱，也不至于
让人家捧着屁股要账！



过 年

一、失踪

揭开锅盖我原本是想再盛一碗的，十二三岁这胃口大得很，
没一顿少过三大碗的。我娘说过十二三岁正长个的时候就要多
吃点，要不然就长蔫了。就跟矮冬瓜那样，一辈子也找不着
媳妇。

我娘说的矮冬瓜是下屋的罗志鹏，二十七八岁也就比棒槌
高些，一米五几的个头，瞧上去蔫不拉叽的，其实比冬瓜强不了
几瓣叶。娘坐在灶门口，一碗饭还没拨小半呢。娘擤了一下鼻



子，手掌朝鞋帮子抹了一下，红通通的眼望着我说，小义啊，吃饱，长大了好有劲！

我应了一声，可贴紧锅壁的铲子却软塌塌的怎么也站不起来。院子角落横卧着石碾，刘细兵蹲在那里，叭叭叭叭地往嘴巴捞饭，我知道他这是第三碗了，堆得像山一样的饭碗累得刘细兵鼻尖泌出细密的汗。刘细兵嚼着萝卜干问，这么快就饱了？

喂，饱了！说着，我吸口气抿着嘴用劲往下咽，试图勾个噎来表示自己的确是饱了。可吸了好几口气，也不见泛不出一个泡泡来。就像父亲那样，去趟县城大半个月没了音讯。搞得村里说什么的都有，有的说父亲跟外乡的女人跑了！还有的说父亲没准是卷着大伙的钱逃外乡去了！父亲这一走没了信息，那些上门讨工钱的人可就欢了，就是浅水摆水的鱼一样，冷不丁地一蹦，压你一身的水花！不分早晚，不分是不是吃饭不饭的，人家一闲就过来闲掰，你要是客气让他吃点，人家还不真把你的客气当作一回事，吃一碗再来一碗，吃完了边喝水边跟你谈钱的事！有意无意地套我的话，打听我父亲的去向。

其实我也不知道父亲到哪去了。但我相信父亲肯定要去干正经事干大事去了。我记得父亲说过，男人就要挺直腰杆做人，男人就得往大世界里闯，做什么事都要实实在在的，哪怕是放屁也要响响的。所以我相信父亲迟早有一天会回家的，并且迈着大步一脸笑容地回家的！





我娘让我问你一下，叔到哪去了，快过年了！我娘说了我家还等着叔发工钱过年呢？刘细兵又说，我娘说要给我买件石棉袄过年，就是马天雷穿着那种，我要蓝色的跟蓝天那种色，穿在身上多得劲呀。刘细兵眯着眼一口饭鼓在嘴里突出一个大疱来。

蓝色有什么好的，红色的好！穿着喜气！我不知道比我小两岁的刘细兵为什么喜欢蓝色，但我喜欢红色，我又说，我娘说再过一个礼拜就是大年夜了，你娘还没给你买吧，我说你还是买件红色的好，穿着拾人！

行，听你的，就买红色的。那叔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家等叔发钱呢？

一听刘细兵这话就没劲，我狠狠地将跟前一块石子踢起，石子飞了起来，“砰”地砸到猪圈里吓得猪嗷嗷直叫。你去问我娘，我怎晓咋我父什么回来呀？说完我转身回屋。

暖，暖，满哥你干什么去呀？我还没说完呢！刘细兵揩着嘴巴跟在我背面嚷道，昨晚听矮冬瓜说镇里有了个马戏团，有耍猴子的，有骑单轮画的，听说还有个小小人关在铁笼里，手跟脚可以错开！我们去看吧，反正寒假作业也做得差不多了，去吧？

二、逼账

从镇上回来，我一进院门就看见村子里好几个叔伯婶娘围



着我娘数落着什么。

他婶呀，你说眼瞅着就要过年了，我家那口子跟他叔到县里做活的工钱怎么还不见落实呢？她婶你说说看，一年从头忙到脚，没几天就三十夜了，就是猪就是牛也要换顿薯粉坨子了，这人怎说也要粘粘腥气了吧，我家那几个娃就盼着过年能夹一筷子鱼呀，肉呀，你说没钱我到哪里弄这些？刘细兵他娘诉着苦，还拍打着巴掌，满口白沫四处飞扬，大伙说说，是不是这个理呀，乡下人过年咱孩子们扳手指数脚指不就是盼着过年有顿好吃的，有件换新的衣裳么，是吧？他三婶？

那唤着马三婶的妇人瘪着嘴，头点得跟鸡啄米似的，谁说不是呢，咱乡下人一年到头不就是为了那顿年夜饭么，我家三立子那次要不是强子拉着去什么县里做事，就跟他大舅哥去汪家打家具了，那趟事下来少说也有个百把几十块的，可这遭雷劈的三立子当时就没听我的话非要去什么县里的建筑队，说能赚大钱。到这会儿我是屁也没赚到，快过年了，缩在屋里让我过来讨工钱，这算什么事呀？

边上那几个叔伯爷显安静些，颤着脚掌抱着胳膊吞云吐雾。我娘显然是被这架式慌了神，堆着笑朝人们赔理说好话，其实是对不住大伙！这不是想给大伙早点发工钱么，强子头两个礼拜上县城找建筑队包头去了，我看没几天大伙就可以拿到工钱了！

我娘接着说，大伙这年货该置还置，该买的呀还得买，是吧，





他婶？

拿什么置呀买呀，说得那么轻巧，真是的！我看见刘细兵他娘眼睛往上翻，露出的眼白跟老豆腐一样，白里呛着黄色，我家细兵吵着嚷着要买件石棉袄，可我哪有钱呀，瞅着那小子成天阴阴的摆副不高兴的脸，你说咱当娘的能不心痛？唉！

这声叹息像块石头扔到水塘里，溅起的水花把母亲浇得个措手不及。笑容像结了冰僵在母亲脸上，看见我咳了一声，小义呀，帮娘抱把草给老黄，一上午也没牵出去喂个水，也不知道它渴了没？

三、杀猪

牵着老黄到田塍地角转了一圈。回来时母亲在院落劈柴，枝枝柯柯的树根搁在地上，一用劲就蹦到一边，母亲用根树柯架在上面再用脚踩着树柯，一斧斧地劈。

娘，前几天不是劈了些柴火么，年三十架篝火要得了那些？

娘没吭声，直起腰揩了一下额头，抬斧弯腰继续劈柴。

娘，我来吧！说着，我要接母亲的斧头，趁着那些讨钱的人还没来，落个清静，你歇会吧！

牵老黄喝水了吧？

嗯，喝了！还牵到坝里转了一圈！

拴好了没？没让它脱绳跑到坝里偷吃油菜秧了！



拴得死死的，跑不了！我说着又朝檐下那悠闲摆尾的老黄望了眼。

你慢点劈，要过细手脚别伤着了！母亲掸掸身上的木屑，说道，我把下屋找你三叔过来帮下忙。

帮什么忙呀，还要叫三叔？

杀猪！

杀猪？娘这是怎回事呀？杀什么猪呀？

劈好柴，要是我没回来，你先烧锅开水！母亲扭头又跟我交代了一口，阳光打在她脸上，我看见母亲的眼睛湿漉漉的。

我知道母亲在心痛圈里那头长架子的猪，才养三个多月不足百斤。母亲原本算计好的，养到七八月份出栏差不多也可以卖个百块几十块的，刚好赚足我跟妹妹的学费。可今日就要杀猪，这一想我胸口像是飞进了一只鸽子，扑腾扑腾地把我扇得气粗手软的。

啪！劈裂的树根猛地弹起一块碎屑。把我额头弹了个疤！

三叔一刀就把猪捅死了！

那猪后腿来不及抖两下，院子里就站满了人。母亲招呼我进屋搬板凳给这些挎篮捏袋的人歇着。母亲说，大伙等一下这猪快好了，原本是想把肉收拾干净了我去喊大伙的！

母亲说，这肉价怎么就比市场上一斤少两角，大伙看怎样？小义啊，我枕头边那个小本子帮我找来，上面写着大伙的账呢！





马三婶掂着脚凑到门板跟前，皱着鼻子呶着嘴，这猪怎这么瘦啊，尽是骨头！一斤还要一块六，我还不如上镇市场去割几斤的！

这肉嫩！架子猪！你懂不懂呀？要不是你们这些人没日没夜的要账，我大嫂能杀了这猪！三叔把烟尾巴吐到积满血水的洼处，那闪着火星的“大公鸡”噗地一声一下子没了烟气。

这肉也真是瘦了点，要油没油要精的没精的，这还不如还我钱呢！刘细兵他娘嗑着蚕豆，朝我娘说，他婶呀，我还是等你还钱吧，这肉我看还是上别家割去！

院子里那些等着割肉抵账的人们，听马三婶和刘细兵他娘这么一唱一和，立马像炸开锅的热油，叽叽喳喳吵着要回去。还有的人晃着篮子犹豫不决，买呢，还是回去呢？

母亲眼瞅着这些人要走了！眼圈一红，无可奈何地说道，那就依刘婶的，这肉咱就一块五，邻里沓兑的还要大伙帮衬着一点！短短几句话，我听见母亲停顿好几次，说到最后一掩脸回屋了。

三叔叨着烟尾巴，操刀给这些人割肉砍骨。每称完一挂肉，就朝我喊到：马三立家的五斤八两！

刘王强家的两个猪肘子，外加三斤半的后腿肉！

张志明家的一个猪心，外加六斤三两！

张国明家的二斤六两！

